# 尚書傳授同異考

敘

書之有今古文猶詩四家春秋三
其字異而語不異也今古文說之
詩三傳之各有家法不能合一而經語初不異
也自梅賾上孔安國傳其中增多二十五篇宋
吳氏書稗傳朱子語錄始有疑義訖閻氏尚書
古文疏證惠氏古文尚書考丁氏尚書餘論諸
書相繼抉摘其僞益彰明陳氏尚書疏衍朱氏

讀尚書略記則力詆攻古文者之非訖毛氏古文尚書寃詞洪氏尚書古文辨惑吳氏尚書正辭遞相辯護大率欲以空言或巧詞相制勝而卒無以掩其僞乾隆間言官學臣議黜古文重爲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將上矣武進莊氏存與以翰林學士直上書房爲師傅聞之蹙然以懼退直之暇撰尚書既見三卷數數稱禹謨虺誥伊訓而古文之旁搜博采功罪且互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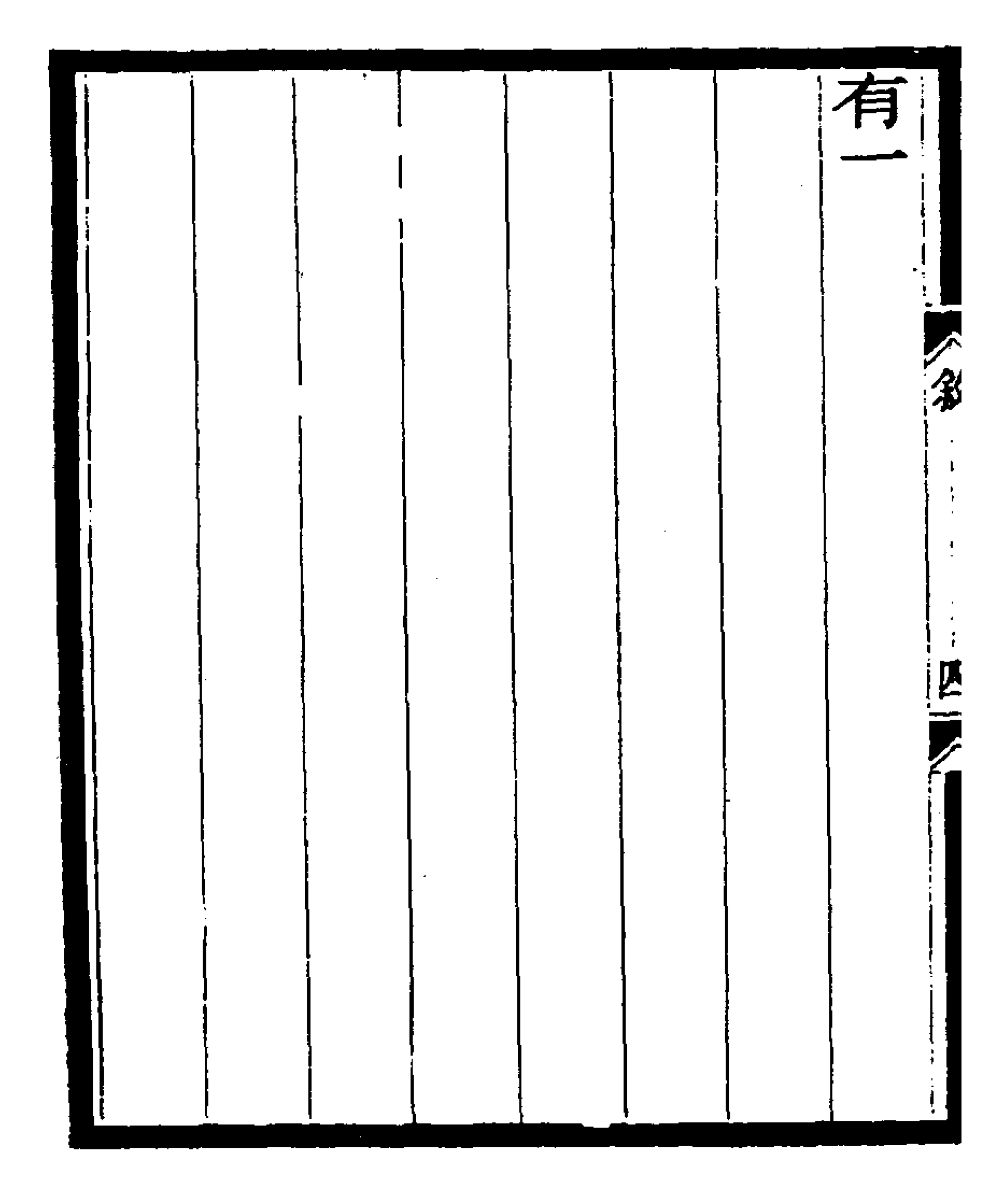
其書頗爲漢學家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此固一大公案也所以然者古文如肊改呂覽論大篇引五世之廟爲七世誤以襄二十五年左傳引書愼始敬終爲尙書不知其爲逸周書常訓篇文而竄入蔡仲之命此類誠予人以口實而遺文佚語聯綴成篇古昔先正之眞言藉以存其什一厥功實未可沒向使當時如後世輯佚之例注明出處恐閻惠諸人方寶貴之

不暇尙可非議乎哉邵位西先生辛酉殉節後
遺書若干種已先後刊行此尙書傳授同異考
亦遺書之一哲孫伯絅又將付梓屬爲校勘并
敘余惟此書以伏生今文自有簡策大傳非伏
自作今文太誓及百兩篇爲僞皆塙有根据以
逸十六篇爲劉歆僞造則本孔疏而小變之以
杜林古文爲非孔壁本亦足以備一通二十八
篇非一卷所能容殆猶賈逵集古今文同異劉

閻刪定中文之比而獨於梅氏所上古文斷斷焉頌其可信者或者頗以爲異不知其具有深意也先生以爲古文久列於經非篤信好學擘究羣經如閻惠諸儒不得輕議古文否則無忌憚之小人將有偏主今文學而槩以他經古文爲僞者勢不至廢經不止此先生所大懼也以故舜典二十八字明係後出而先生据宋書禮志載高堂隆議引書二句其曰若稽古帝舜曰

重華句毋甯以爲九字已傳於魏世也先生之維古文意在兼維羣經蓋卽莊氏之志而又有進焉者也先生之言曰凡人雖有絕人之精力兼人之博識豈能盡見邃古以來篇章簡籍下至僻書外載凡引逸書之文者掇羅攝括而無一言一字之或遺能融會貫通而使出於一如此雖謂之至聖可也而謂王肅皇甫謐梅賾能爲之耶此則以文義斷之謂其可與經並而先

生維古文以維羣經之苦心隱然於言外見矣學者誠由吾說而推之古文不可廢卽知此編不可廢矣若夫以書序爲孔騰作又以爲孟子門人作此乃先生之謹愼未敢專輒以科斗字爲漢初無人能識又以爲晉時猶有人能識則以孔傳序言無人能知特据束晳傳以廣其說相反而實相資尤在讀者之善會爾己巳四月後學吳縣胡玉縉謹敘於北平寓廬時年七十



有一

半巖廬所著書之一

# 尚書傳授同異考

仁和　邵懿辰　位西

## 一伏生所傳今文

史記儒林傳伏生者濟南人也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

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內泰誓非伏生所傳故孔臧與安國書云時人但知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也詳見下　書疏云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　案據此則後人疑伏生偏記得難讀之篇而忘其易讀者非也伏生二十八篇自有簡策第不知爲科斗爲隸書耳即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寬後位至三公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

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此見安國先通今文後得壁中古文漢書云周霸三人內省去孔安國非也）雒陽賈嘉（師古曰嘉者賈誼之孫）頗能言尚書事

顏師古注漢書引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案盤誥聱牙乃是書之本體觀孟子引洛誥

享多儀等文不誤一字明非伏生誤傳鼂錯誤改衞宏生于東漢受杜林漆書古文與夏侯歐陽今文小異又歐陽夏侯同出伏生至彼時經傳數師各有乖反宏見今文有誤遂造此說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後漢書伏湛傳湛是生九世孫歷敘其先皆名學則伏生固有子孫何至使女傳言據史記伏生自有簡策特古人受經簡編雖具其間句讀音義

必須指授方可承學故使掌故朝錯往受之耳又孔安國序言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其言失其本經者概言失尚書全經不別言二十八篇尚存序文特從簡省耳其言口以傳授則古人受經必須口授故也（宏詔定古文尚書序述秦坑儒事恐亦不足信）

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案此即劉歆僞書班固不識而收錄之詳見下）經二十九卷（師古曰此二十

九卷伏生傳授者　案泰誓非伏生所傳詳見下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漢書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師古曰名高字子陽高孫地餘長賓亦爲博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尙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

勝勝又事同郡蕳卿蕳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案兒寬受業孔安國安國亦通今文故也）

陸德明經典釋文書者本王之號令右史所記孔子刪錄及秦禁學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伏生授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字和伯）生授同郡兒寬（御史大夫）寬又從孔安國受業以授歐陽生之子（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皆出於寬）歐陽氏世傳業至

曾孫高作尙書章句爲歐陽氏學高孫地餘字長賓侍中少府以書授元帝傳至歐陽歙字正思後漢大司徒歙以上八世皆爲博士濟南林尊字長賓爲博士論石渠官至少府太子太傅受尙書于歐陽高以授平當字子思下邑人徙平陵官至丞相子晏亦明經至大司徒及陳翁生梁人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翁生授殷崇琅邪人爲博士及龔勝字君賓楚人右扶風當授朱普字公文九江人爲博士及鮑宣字子都勃海人官至司隸後漢濟陰曹曾字伯山諫大夫受業于歐陽歙傳其子祉河南尹又陳留

陳弇（字叔明受業于丁鴻）樂安牟長（字君高河內太守中散大夫）並傳歐陽尚書沛國桓榮（字春卿太子太傅太常）受尚書于朱普（東觀漢記云榮事九江朱文文剛普字）以授漢明帝遂世相傳東京最盛（漢紀云門生為公卿者甚眾學者慕之以為法榮子郁以書授章帝官至侍中太常郁子焉復以書授安帝官至太子太傅太尉）張生（濟南人為博士）授夏侯都尉（魯人）都尉傳族子始昌（昌邑太傅）始昌傳族子勝（字長公後屬東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又事同郡蕑卿卿者兒寬門

人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受詔
撰尚書說尚書章句二十九卷號爲大夏侯氏學傳齊人
周堪字少卿太子少傅光祿勳及魯國孔霸字次孺孔子十三世孫爲博士
以書授元帝官至大中大夫號褒成君霸傳子光字子夏丞相光又事牟卿堪
授魯國牟卿爲博士及長安許商字伯長四至九卿商授
沛唐林字子高王莽時爲九卿及平陵吳章字偉君王莽時博士重
泉王吉字少音王莽時爲九卿齊炔欽字幼卿王莽時博士後漢北
海牟融亦傳大夏侯尚書夏侯建字長卿勝從父兄子爲博

士議郎太子少傅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爲小夏侯氏學傳平陵張山拊字長賓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山拊授同縣李尋字子長騎都尉及鄭寬中字少君爲博士授成帝官至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山陽張無故字子孺廣陵太傅信都秦恭字延君城陽內史陳留假倉字子驕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寬中授東郡趙玄御史大夫無故授沛唐尊王莽太傅恭授魯馮賓爲博士後漢東海王良亦傳小夏侯尚書

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永嘉喪亂衆家之書並滅亡

隋書經籍志漢時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孔安國尚書漢人雖有爲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官永嘉之亂三家書亡故孔傳獨行

洪适隸釋載熹平四年議郎蔡邕所書尚書石

經殘字盤庚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十五字牧誓二十四字洪範百八字多士四十四字無逸百三字君奭十一字多方五字立政五十六字顧命十七字合五百五十五字洪氏以今孔書校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鴻艾劮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毋文之類是也）孔氏敘商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

碑又云高宗之饗國百年亦與五十有九年異

附隸釋卷十四石經尚書殘碑

命（孔本作身）何及相（缺）散（孔作儉下缺）言白人維舊（孔舊）

（上有求字下缺二字）救（孔作求）舊（下缺）有志女毋翕侮成人

毋流（孔作汝無侮老成人無弱下缺）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

（孔作乃）口（下缺）民之承保后胥高（孔作感）鮮以不浮

（下缺）試以爾（孔作汝）遷安定厥國（孔作邦）亾（孔無）女不

（下缺）其或迪（孔作稽）自怨（孔作怨下缺）永（孔作誕）勸憂今

其有今罔後女何下缺之勞爾先予丕下缺于茲
高后丕乃孔作崇降罰疾曰下缺能迪古我先
后下缺民女有近孔作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下缺
興降丕永於戲孔作崇降弗祥嗚呼今予下缺絕遠女比
猶孔作分猷念以相從各翕孔作設中下缺建乃家
股孔作盤缺一字既下缺衆曰女罔合民孔作無戲怠勛孔作
懋建大命今我孔作予下缺凶德綏孔作嘉績下缺今
孔無爾惠孔作謂朕缺極孔作震動萬民以遷肆上

乘下缺孔作隱哉予其勖孔作懋簡相爾念敬我眾

朕不以上盤庚三篇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孔作孚

己上高宗肜日篇

厥遺任孔作壬父母弟不迪乃維四方下缺不忘

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己上牧誓篇

伊孔無鴻孔作洪水曰孔作汨陳其五行帝下缺曰建

用皇極次六曰艾孔作乂用三德下缺潤下作鹹

炎上作苦曲直佗（下缺）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

司空（下缺）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下缺）明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下缺）路毋偏毋黨

王道蕩蕩毋黨（下缺）爲天下王三德（孔三上有六）一

曰正直二（下缺）家而（孔無）凶于而國人用（缺）頗辟（孔作僻 下缺）乃心謀及卿（缺）謀及庶民（孔作人 己上洪範）

篇

維天命元（孔元作無違）朕不敢有（下缺）厥時維天命

王曰告爾（孔無告爾二字）多（下缺）茲雒（孔作洛）予維四方
罔攸賓亦維爾（下缺）有年于茲雒爾小子乃興
從爾遷王（己上多士篇）

嗇（孔作穡）之艱難乃劮（孔作逸）乃憲（孔作諺）既延（孔作誕）不（孔作否）則侮厥（下缺）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
亮以（孔作度治）民祗懼（下缺）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
年（孔作享國五十有九年）自時厥後（下缺）功田功徽柔懿
共懷保小人（孔作民）惠于矜（孔作鮮鰥下缺）酒（孔作淫）毋

劮孔作逸于遊田維缺共孔作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毋兄孔作無皇曰今日下缺厥不聖孔作聽人乃

訓變孔變上有之乃亂正刑孔正上有先王之至于下缺則兄

曰孔作皇自敬德厥衍曰朕之衍允下缺公曰於戲

嗣王臨于茲孔監上有其已上無逸篇

道孔作終出于不詳於戲君缺曰時我已上君奭篇

我則致天之已上多方篇

常伯常任辟孔作準下缺亂孔無謀面用下缺于厥邑

其在下缺有會孔作俊心心以敬事下缺王維厥孔厥上有

克度孔作宅心乃下缺受茲孔作此丕丕其孔作基於

戲下缺旦以前孔作己受人之徵孔作徵言下缺訓德孔德

上有于是罔顯哉孔作在厥世下缺王之鮮孔作耿光

以揚武王己上立政篇

几乃缺召大保下缺通孔作達殷就孔作集大命在

下缺非幾茲即孔作既下缺黼衣孔作扆己上顧命篇

二僞今文泰誓

孔穎達尙書孔序疏案史記儒林傳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但今文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劉歆移博士書云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劉向作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

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幷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王應麟玉海漢藝文志傳四十一篇郎大傳也隋志大傳三卷鄭玄注顧彪撰音二卷伏生作尙書傳四十一篇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唐志伏勝注大傳三卷又暢訓一卷中興書目秦康成序云伏生爲秦博士至

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始詮次爲八十二篇　又困學紀聞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傚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耶大傳之序有嘉禾拚詒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閒似孔壁中書殘缺者唐有三卷徐遵注　案尙書大傳定出劉歆之手康成亦疑之故以爲張生歐生所述非伏生自作歆既僞撰九共篇故以予辯下土云云託于伏生己先引之以自證其施章乃服云云增多書本無帝告篇而亦竄入者所以顯逸書自有不傳足見己所撰書之可信

也又僞書二十四篇本無嘉禾而王莽傳羣臣上奏引書逸嘉禾篇云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勤和天下皆故爲迷離閃爍以欺後人之耳目又可見凡歆之作僞亂眞其本心皆由于阿莽故也至八百諸侯白魚赤烏必戰國雜家已有此說作僞泰誓者用之歆亦以入于尚書大傳無非故爲譸張以惑世耳

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

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紀載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爲儒林傳不分明因同于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卽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爲眞亦復何疑但于

先有張霸之徒僞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案張霸成帝時爲百兩書僞泰誓武帝時己出則非張霸所能預造云張霸之徒者言如張霸等作僞之徒耳

又泰誓疏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僞泰誓三篇諸儒多疑

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
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
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
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傳引泰
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
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
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
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

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孟子引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左傳引泰誓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管子引泰誓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墨子引泰誓紂乃夷居以下七句天有顯德以下十二句文王若日若月以下三句皆與今泰誓文小異其不言泰誓單引書曰者論語雖有周親四句孟子天降下民八句毋畏寧爾也四句惟孟子所引與今書文小異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

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
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
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文不
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
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
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
顒集注尙書于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
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為此言梁

主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此非辭也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案馬鄭並注二十九篇僞泰誓在內馬鄭之注唐時猶存穎達作疏時猶及見之至宋亡絕是則僞書三篇云云蓋目驗也

釋文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案釋文言合三十篇非也僞泰誓自在二

十九篇中詳見前　漢世行之然泰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

近王光祿鳴盛作尚書後案蒐輯僞泰誓文聯合爲一今附錄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一作東觀兵至于孟津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齋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之有德臣左右予小子受先公功畢力賞罰以定

厥功遂興師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號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作僞者之意以爲武王伐紂而作泰誓太公必有事蹟在內詩大明追述其事尚說惟師尚父時維鷹揚泰誓說當時事豈得不有太公遂極力鋪張以顯統軍之帥赳赳桓桓氣象而不知其初無是也思之令人失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羣公咸曰休哉以上據史記周本紀雜據詩書正義周公曰雖休勿休孫星衍據楚詞注補入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

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尚書無也字）恐恃之（詩疏及漢書董仲舒傳）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禮疏）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皆曰帝受可伐矣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維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鼓譟師乃搯前歌後舞極于上天下地（書大傳詩禮疏）十三年十二月戊午師畢

渡孟津諸侯咸會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書大傳　司馬在前詩疏周公曰都唐虞後書無都字　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周禮疏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漢志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說苑　天子發拜手稽首周禮疏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

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史記周本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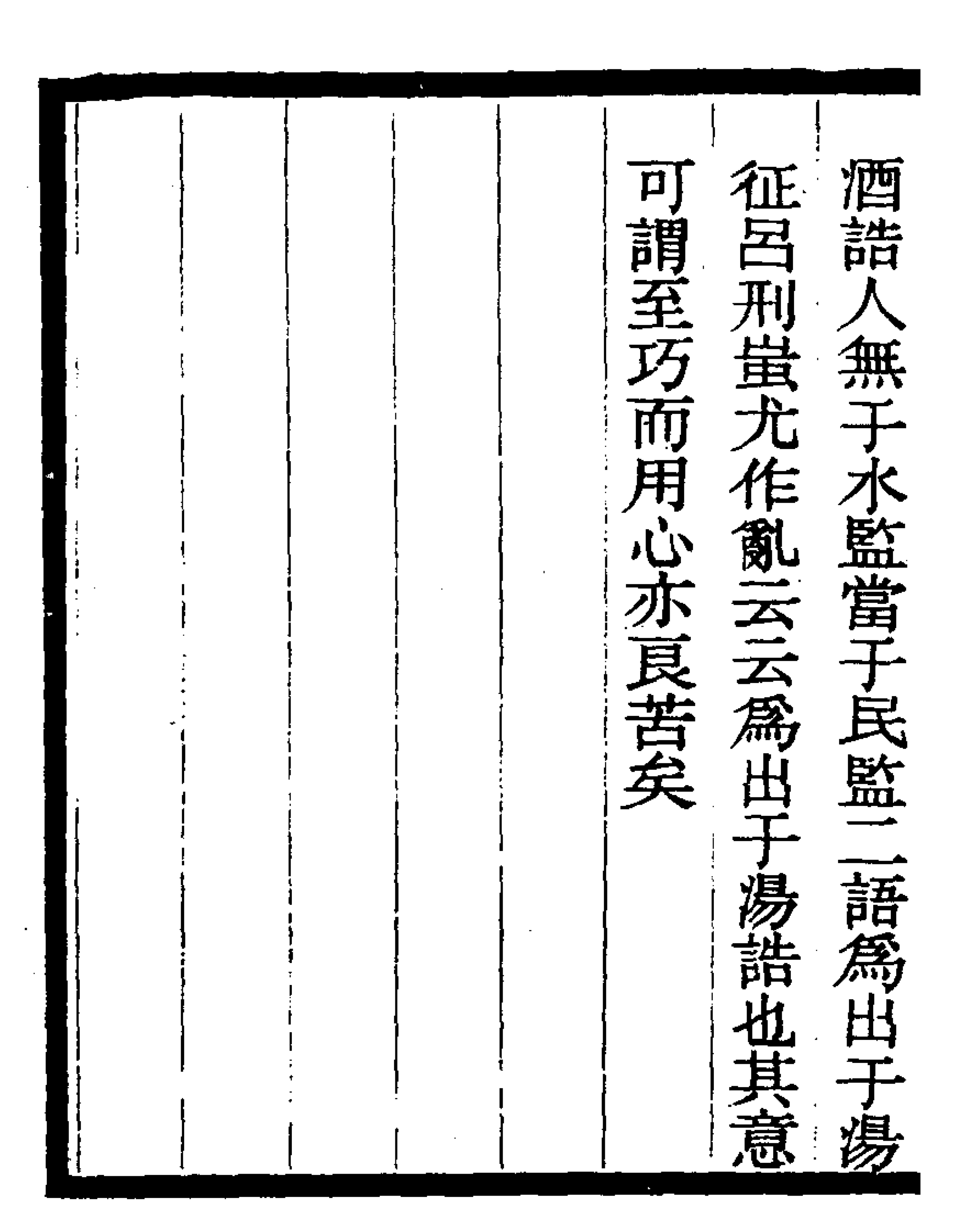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第一百三十七論古今文字因舉史記所載湯誥并武王伐紂言詞不典不知是甚底齊東野人之語也

案殷本紀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

湯曰予有言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
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
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
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又湯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曰維三月王自
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
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
勞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

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

辰案前篇視水二句竊用酒誥語意以武王引作古人之言故也後篇全用呂刑文意以穆王稱若古有訓故也作僞者之意欲人以


酒誥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一語爲出于湯征呂刑蚩尤作亂云云爲出于湯誥也其意可謂至巧而用心亦良苦矣

三孔安國古文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于是矣案云得十餘篇者遷從問未盡故但爲約略之詞而劉歆遂據此數造僞書十六篇以合之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案此蒙史記文云十餘篇不誤藝文志云得多十六篇則爲劉歆所紿矣遭巫蠱未立于學官安

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案漢時今文尚書爲祿利之途遷雖好古恐亦止就今文所有諸篇而從問古文說耳至史記所載堯典以下諸篇說蓋與杜林古文有相合者故班固以證而知之伏生所傳與孔壁都不大相違經夏侯歐陽分離乖隔遂皆險異遷書他所載盤庚湯誥序告諸說皆雜采傳記及三家之學又載僞泰誓于周本紀不盡用安國說也

後漢書儒林傳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

案司馬遷雖從安國問古文不爲受業故不傳其學自都尉朝以下傳次皆王璜塗惲依附劉歆所造以見僞書之淵源有自也其實安國並未獻書（並未獻其所定隸古之書）世多習今文以牟祿利亦未以古文授人特世世子孫相傳不替故至晉時猶存耳

孔安國傳自序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

百篇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疏云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愼愼爲魏相愼生鮒鮒爲陳陟博士鮒弟騰子襄爲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忠一作中忠生武武生延年一作延齡及安國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藏其書是安國祖藏之釋文序錄云秦禁學孔子之末孫惠壁藏之惠疑即騰也漢紀尹敏傳又以爲孔鮒所藏陳定宇曰鮒騰兄弟爾藏書必同謀謂鮒藏可也謂騰藏亦可也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

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疏云序言裁二十餘篇意在傷亡爲少何者若欲多之當云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爲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鄭康成云尊而尚之若天書然其說謬也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疏云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諡曰共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按此不言得禮記則逸禮三十九篇爲劉歆僞造明矣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

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案論衡壞壁在景帝時蓋還孔氏後此書存孔氏又十數年及安國爲博士乃加整理而後送上書府耳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疏云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時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籒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曰蒼頡造書其文至于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絶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

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于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殳書同于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摹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內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于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

氏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有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

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案言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安國不無以己意增損其辭爲隸古定閻百詩云隸古定乃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眞書孔穎達所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也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疏云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

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二十四冏命二十五

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疏云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伏生之書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殊耳〔案〕梁武帝云若舜典首有日若稽古云云伏生雖昏耄不應誤合不知伏生壁藏

古文自無曰若等字合于堯典孟子引舜典文亦皆作堯典其與孔壁不同者亦如魯論齊論互有同異也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篇首乃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旣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案此言不可泥看伏生今文自無序也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

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釋文虞書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夏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亡以不可復知亦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祕府得有古文也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安國爲武帝博士承詔爲傳武帝時也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案訓傳即毛公詁訓傳之義約文申義敷

暢厥旨案或疑孔傳文從字順謂是晉人手筆不知古人解釋經典正取明暢況西漢文質宜坦亮又安國注論語亦未嘗艱澀也庶幾有補于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顯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案蔡氏集傳言安國序云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明序非孔子所作此論極是汨作序下疏云凡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暗射無以考中孔氏復順其文為其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放此案上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則序文在內自不得不略釋耳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

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安溪語録問孔安國尚書序朱子嫌其不古果不似漢人文字耶曰不似西漢亦不似魏晉間文字西漢人于義理不甚曉暢透徹其筆勢蒙穉見古處正多是他糊塗處某卻不敢疑此序三代以來惟洙泗另是一體雪白文章條理分明安國家法如此焉知非其筆

案史記漢書皆云安國以今文讀之此序亦云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夫壁中所得皆科斗書而伏生今文隸字安能參同印合細思其故蓋伏生壁藏後亡失僅存二十八

篇者本是科斗古文伏生爲秦博士尙書又其本經秦廢古文不久伏生必能識別當日傳教齊魯實用隸古寫定所謂一行科斗一行隸書以相傳授歐陽張生及朝錯意圖簡易皆用今文傳之所以爲伏生所傳爲今文也安國嘗受業于伏生或得伏生壁藏隸古兼存之本以相質對亦用隸古寫定藏弆于家後乃就更寫之本作傳而先所得壁中竹簡百篇者盡

獻上書府此卽劉向所据以校酒誥召誥之中古文而劉歆所謂天漢後孔安國上之者也案歆言天漢後三字或傳聞有誤而荀悅漢紀于孔安國下加一家字則非也然古文雖上書府而無隸釋時安國之傳旣隱而未見而伏生壁中之本亦輾轉亡失後漢杜林得漆書于西州疑卽此本自林以迄馬鄭皆謂爲古文尙書而不知實伏生今文之初本也劉歆校書中祕得此古文苦于不能識別惟據安國并上之書序書序非科斗書以及初獻時

安國所整定四十六卷五十八篇之數且見史記言得多十餘篇遂乃揣摹形似科斗書雖不可識然如日月甲子之類字畫簡少尚可摹擬故漢志載歆撰三統曆引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此于古文近是矣而其下云誕資有牧方明則乃明二字之訛也以下更不可得矣又引畢命云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似矣下云王命作策書豐刑則以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而想像得之也以下更不可得矣又引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云云亦然剽竊書傳僞撰十六篇篇卽卷九共同卷實二十四篇以應史記之言加伏生二十八

卷僞泰誓上中下共爲一卷又序一卷以應安國所謂四十六卷之數又除序分出伏生二十八篇內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僞泰誓內分出二篇共三十四篇加僞撰二十四篇以足安國五十八篇之數安國在武帝時言古文尚書事必有奏留中以其託爲中書出于祕府世莫敢疑其僞故班固作漢書著之藝文志荀悅作漢紀著之成帝紀以及馬融鄭康成皆爲所給

而不能辨此事本末僅著于書卷首疏幸据

此疏以推班范二書其參錯糾紛之故皆可

識察近日漢學家攻駁安國古文反奉劉歆

僞撰二十四篇爲眞古文追恨馬鄭不爲之

注以致散亡亦可謂無是非之心爲古人所

愚而不自覺者矣

又案書序非孔子作觀安國序已明竊意壁

藏尙書者孔騰也書序或是騰作日知錄述

孫仲愚言左氏傳祝佗告萇弘其言魯也曰
命以伯禽其言衞也曰命以康誥其言晉也
曰命以唐誥是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
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
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于百篇之
內疏漏顯然其解命以伯禽爲書名伯禽之
命實爲確切然恐二書在孔子時已佚不存
則爲書序者自無從著錄日知錄又謂傳記

引書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名
未可盡信此說亦非也孔子搜輯四代之書
雖殘編斷簡亦必過而存之删詩删書後人
妄言不足爲據意五十八篇之外必皆零章
碎句不成片段孔氏之徒所誦習皆擇其完
整而置其不全不備者是以傳記未嘗稱引
子襄去聖不遠其篇名章義猶能指別是以
于藏書之時各志其所作之由以爲要領亦

未必竟止于百篇也惟其本不完整兼壁藏數十載是以至安國之時簡編朽壞悉錯亂磨滅而不可理耳詳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下卽云增多二十五篇下云并序凡五十九篇恐序但隸字非科斗書也是以劉歆得案以造僞書而馬鄭之徒皆注之

又案鄭康成注書序歷試諸難下云入麓伐木據經文納于大麓而言是鄭意亦分愼徽以下爲舜典而劉歆所造之舜典不知作何

語康成蓋未之信也〔近竹垞朱氏謂伏生二十九卷中一卷是序此說非也使伏生已見書序不應誤合舜典以下五篇〕

史記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于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又曰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是以書序爲孔子所作始自史遷也自後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等皆

同其說然史記雖以爲書序孔子所作著之世表又案孟子列傳云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是史公亦或以詩書之序爲孟子門人所作也史記多載雜家之說由蒐集廣博一事而前後互異者往往有之夫序詩書三字如不謂是作詩書之序序字將何所指蓋序詩書一事也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又一事也

讀者不覺漫視爲兩歧之語以起下文斯不然矣　如以詩書小序定爲孟子門人所作則于七篇之書有顯然可證者數端詩序自首至尾不說出詩人姓氏獨于絲衣序下引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高子爲孟子同時人觀公孫丑引其說小弁之語可見其證一也孟子說北山諸詩皆與詩序相應其證二也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及伊尹相湯放

桐周公伐奄等語皆與書序相應其證三也
趙岐稱孟子學長于詩書蓋門弟子經承指
授撰爲此序其時訓詁未興聊舉其要領以
便省記云爾自來讀孟子列傳者俱未見及
于此以史遷孔子序書之說已明故也今亦
未敢決其必然特附識以俟明者

孔叢子載漢太常蓼侯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
書云舊章潛于壁室欻爾而見豈非聖祖之靈

欲令讚明其道以闡其業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自百篇耶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知以今讎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 又載孔季彥荅孔大夫云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

（家語）孔衍上成帝書曰臣祖安國以經見稱前

朝得古文科斗尚書訓傳其義其典雅正實與
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語也光祿大夫向以爲其
時所未施之故不記于別錄臣竊惜之
書卷首疏孔君所傳値巫蠱不行以終至晉世
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
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
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
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

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又爲豫章內史遂于前晉案前字恐誤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案今晉書皆無此文恐是虞預等十八家晉書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甯爲今文集注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于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

典乃得其篇爲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舜典疏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釋文作枚頤段玉裁曰作枚頤是也此枚頤字仲眞後莊子注李頤字景眞上孔氏傳猶闕舜典釋文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頤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眘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孔序謂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孔傳堯典止于帝曰往欽哉而馬鄭王之本同爲堯典故取爲舜典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

典篇以續孔氏自此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釋文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案沈約宋書禮志引魏侍中高堂隆議云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是曰若稽古等九字在魏時已傳于世梁武所駁非僞論也至建皇授政改朔蓋稱舜陟帝位月正

元日以下諸文以立言猶隆上援易文革元亨利貞有孚政命吉亦綜彖爻為言非可執以為尚書本文也

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晉書荀崧傳元帝踐祚崧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各一人

案晉書無藝文志故枚頤姚方興上書事皆不著此魏徵等之疏也

書疏序漢氏廣求遺逸得今書于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

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于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 北史云南北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尚書則孔安國河洛尚書則鄭康成 近至隋初始流河朔 北史云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 其爲正義者蔡大寶 隋志蔡大寶蕭詧司徒 巢猗 隋志巢猗梁國子助教 費甝 釋文梁國子助

教江夏費甝作向書義疏行世顧彪北史顧彪字仲文餘杭人煬帝時爲祕書學士劉焯劉炫北史劉焯少與炫爲友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著五經述議行于世炫聰明博學名亞于焯時稱二劉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詭其新見異彼前儒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

文獻通考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衞包改古文從今文開元十四年明皇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宋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爲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阮元尚書注疏校勘記序云新唐書藝文志

天寳三載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案

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尙書十五卷今字尙書

十四卷又顧彪今文尙書音一卷是隋以前

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爲今文實自范甯始

甯自爲集注成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從

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儒傳古文

者多傳今文者少今文自顧彪而外不少概

見李巡徐邈陸德明皆爲古文作音孔穎達

正義出于二劉蓋亦用古文本如塗之爲斁云之爲員是也島夷爲鳥夷蒙驛爲雺圛梓材爲杍材盧弓爲玈弓然疏內不數數覯殆爲後人竄改如陳鄂等之于釋文歟然則衛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而從范顧非倡始爲之也乃若天寶既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間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即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矣開成初鄭覃進石經悉用今文前此張參之壁經後此長興之

板本廣政之石本當無不用今文者乃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獨校古文尙書上之上距天寶三載已二百餘年不知郭氏從何而得其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于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

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不過如周禮漢書略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于釋文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連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尙書較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

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爲贋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

案安溪李氏曰古今文之辨多矣近年學者則毀詬尤甚焉其語殆不足述余曰果哉後學之疑古也世有辨古字古器者不論其法之精工之真而必曰其紙墨非也其款識非也何以異于是哉漢之儒者如董仲舒劉向

醇矣博矣然而人心道心之旨太甲說命旅獒周官之篇二子豈能至之而況魏晉以下六朝之間乎孔壁之書自其校出之時間或增減以通文意者有之而其書又藏久而後顯安必傳者之無潤色于其間哉然則古文云者疑其有增減潤色而不盡四代之完文理或有之矣謂其純爲僞書者末學之膚淺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安溪語錄古文尚書道理精確處聖人不能易

若漢儒能爲此卽謂之經可也黃梨洲毛大可輩掎摭一二可疑之端輒肆談議至虞廷十六字亦闢之學者不深維義理徒求之語言文字以定眞贋所謂信道不篤也　望溪方氏曰嘗觀史記所采尙書于肆覲東后則易之曰遂見東方君長太子朱啟明則易之曰嗣子丹朱開明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則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如此類不可毛舉因是疑古文易曉必秦漢間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澁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

經之本文也無逸之篇今文也試易其一二奧澀之語則與古文二十五篇之辭氣其有異乎

四張霸僞撰百兩篇

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或分析之或合之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竝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竝謀反迺黜其書王充論衡引霸書曰伊尹死大

霧三日是此書至後漢猶存

（書孔序疏）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大僕正乎此事爲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

十八篇爲中候以爲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
取黃帝玄孫以爲不可依用

五劉歆所造二十四篇僞書

漢書藝文志古文經四十六卷自注爲五十七篇師古引鄭玄敘贊云本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武成疏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也桓譚新論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四十五者除序言之藝文志又云書之起遠矣孔子纂焉凡百篇爲之序言其作意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

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案據安國序蓋無禮記班氏并著此並爲劉歆所給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案百詩閻氏曰此以壞宅爲武帝末論衡則云景帝時論衡是也攷魯恭王甍當在元朔

元年武帝方卽位十三年尙不得云末况壞宅在共王初卽景帝初安得武帝末耶

又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案志自云此所言本之劉歆七略蓋中古文卽安國所獻科斗古書而以校三家經文則

亦歆之所爲而託之于向也其云脫簡脫字及文字異皆歆僞造古文時意以爲二十九篇書若與三家今文無異不足以服當時而欺後世故託言其父校書時今文已多訛謬其實酒誥召誥並不脫也伏生大傳蓋亦歆所僞託其引酒誥曰王曰封惟曰若圭璧殆卽歆臆造以實脫簡之說者然惟曰若稽田以下三喻統用惟曰二字引起若上文又有

若圭璧一喻不應複出惟曰二字此歆作僞
心迹之顯然者也
漢書儒林傳安國授都尉朝書疏引作都尉朝子俊都尉
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淸河胡常常授虢徐敖
敖授王璜塗惲惲授河南桑欽或作乘欽王莽時諸
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
案庸生以下傳次皆璜惲所假造蓋歆附莽
璜惲又附歆也隋志敘孔安國得壁中書以下云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

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于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其述古文淵源至庸生而止不列胡常以下足爲明據



又云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初書惟有歐陽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平帝時又立古文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

案亭林顧氏曰儒林傳末言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而後漢書十四博士無之蓋光武時廢辰意光武廢此四經非

徒惡歆之爲人亦以逸禮古文尙書之多可疑耳然并廢毛詩左氏春秋則過矣

書卷首疏案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案言張霸之徒者言如張霸等作僞之徒耳不竟言張霸造之也于鄭注之外案此特据鄭注言之下云鄭注者皆同不可泥看當云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外別造

僞書以造僞書之時尚未有鄭注故也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又加序合爲四十六卷卷數亦與孔符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于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据史記言無古文泰誓卽僞今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玄實非鄭玄分之此特据鄭注言耳則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卽僞泰誓有上中下三篇

詳見上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尚書大傳引虞書九共數語即此是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馬融云當作棄稷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案胤征次在此是鄭以為夏書而注禹貢引其文曰厥篚玄黃昭我周王甚不可解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案劉歆所造偽書二十四篇之目僅見于此蓋光武雖廢

其書不立于學官而班固桓譚諸人尙以其出于中祕頗信爲眞孔壁古文是以延及東京之末其書尙存祕府馬鄭之徒皆得見之也以此二十四篇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案逮當作

還見詩經正義詳見上　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　案此即劉歆僞撰武成之文而作三統曆因自引之建武之際此篇先亡今以此十四字文義考之其爲僞託無疑越若來三字剽召誥文咸劉二字剽君奭文歆見諸書有武王親斬紂之說故著此句而不知紂實自燔也　案漢志又引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己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二月既死魄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　案孔疏猶謂歆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廁之庸生賈馬之間而不知賈馬及鄭所傳乃杜林桼書古文另是一派疏

所謂張霸之徒僞造二十四篇者實歆爲之而歆第見孔壁本並未傳孔學也後漢初賈逵奏尙書疏云流爲烏案賈逵所受古文尙書無泰誓故遂据僞今文泰誓爲說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案此古文果自孔安國都尉朝而來何至絕無師說足知庸生以下傳次之妄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此最可疑注五子之歌云避亂

于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案此歆勦孟子文第不知何緣入之夏書耳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勦孟子文又曰征是三朡勦序文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案序文言貢獒若酋豪之長貢之奚爲耶凡此皆不知其中作何語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汩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亡謂亡絕于世逸謂逸在祕府不傳于外是不見

古文也

漢書劉歆傳歆字子駿成帝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向死歆卒父前業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語在藝文志（凡藝文志所言皆本劉歆七略）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太常博士讓之曰孔子修易序書制作春秋及暴秦燔書道術遂滅漢興孝惠

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經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至孝武皇帝然後頗有詩禮春秋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

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于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也往者綴

學之士保殘守缺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案六藝論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壁得古文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按安國書序僅云得傳論語孝經不言得逸禮云得逸禮僅見劉歆此書而班氏藝文志因之云禮古經五十六卷蓋亦歆所僞託與古文尚書正相似也王伯厚曰三十九

篇康成不注遂無傳焉儀禮注謂古文作某者卽十七篇古文也又天官內宰注引天子巡狩禮聘禮注引朝貢禮月令禮器注引王居明堂禮夏官射人注引蒸嘗禮皆三十九篇中語論衡以爲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子屋得佚禮恐非（論衡謂僞泰誓得于宣帝中與此同誤）案康成不注逸禮與不注二十四篇僞古文尚書正同蓋亦疑之其注中閒或引及者僞託中之

稍有援据者耳

又案方伯海曰逸禮雖出孔壁朱子疑爲漢儒摭拾附會盤誥聱佶後人疑其文反奥于二典左氏傳敘陳敬仲始末予甚疑之想必陳氏代齊之後後人假託卜筮以神其說否則春秋之時景公尙爲齊君陳氏尙爲齊臣直許其有齊國是明導以篡弑之事有是理乎且此語聞于桓公之世其傳之于魯寧不

本之自齊陳氏自僖子以前如木始萌可播而折也否則卽作于新莽居攝之時蓋新莽假託黃虞附會符命故託此以印合其事尤爲近似安知不卽出于子駿之手乎 辰案左傳畢萬

事亦是歆所附會歆嘗竄周官及儀禮喪服方望溪辨之已明茲不復著

## 六杜林古文

後漢書杜林傳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博洽多聞光武徵拜侍御史東海衞宏長于古學見林闇然而服（儒林傳衞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濟南徐巡從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更受林學林前于西州（林嘗客隴西隗囂所）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儒林傳言賈逵與馬鄭所注乃杜林本豈二十八篇并爲一卷乎）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

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衞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唐張懷瓘書品載林事與此略同惟伯山作北山末又云靈帝時劉陶刪定古文今文尚書號中文尚書以北山本爲正劉陶事亦見後漢書據此則陶所删定之古文即劉歆古文今文即三家今文而北山本乃杜林漆書古文也三者名目不同而劉陶參之然皆非孔壁中眞本也

案杜林得西州漆書事頗茫昧不可知漆書

即科斗文字在漢初已無人能識林生東漢之初獨能識而傳之無是理也晉書束晳傳時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又太康二年汲冢出竹書七十五篇皆科斗字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以今文寫之則科斗字至晉時猶有人能識也竊意此即伏生壁藏之本隸古兼行者故傳至馬鄭馬鄭為之作注乃二十八篇馬鄭亦注僞泰誓蓋參用今文本僞泰誓非林所傳與伏生初傳之數符合其與

今文又異者原遠而末益分歐陽夏侯之學背道而馳已非伏生之舊故得伏生之本而反謂之古文以別異于當時三家之今文也然有可疑者林爲東漢三公當時劉歆欲立之古文尙存祕府林未有不見而獨謂西州漆書爲古文豈亦疑祕府古文爲不足信耶

賈逵傳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受古文尙書于塗惲逵傳父業與班固並校祕書肅宗特

好古文尚書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八年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遂行于世

儒林傳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肅宗親臨稱制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雖不立學官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又建初八年詔曰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靈帝光和三年詔舉能通尚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毛詩左氏

穀梁春秋各一人荀悅漢紀論中興後經學云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尚之然希得立于學官

案東漢盛行之古文其爲劉歆校定本與杜林本所不可知然詳肅宗令賈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云云蓋所謂古文者亦只三十三篇遞相傳授耳若劉歆僞撰十六篇蓋以無有師說而藏之祕府謂之逸書至馬融校理祕書乃始見之而後鄭氏作注

亦引之以爲說

馬融傳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永初四年拜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融博洽爲通儒北海鄭玄其徒也融注尚書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

案馬融嘗校祕書則必親見劉歆本然所注乃杜林本此亦不可解

鄭玄傳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

風馬融玄注尚書尚書大傳建安五年卒年七十四

案張恭祖所傳卽杜林本與否不可考矣

鄭志載趙商問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云云案康成不見古文故解書序太師太保爲師氏保氏據此則似親見古文周官篇矣其故殆不可解竊意孔氏古文雖不顯于世而先秦古書有引周官篇文者故張逸

得據以爲問必不親見周官全文也用此益見古文之可信凡人雖有絕人之精力兼人之博識豈能盡見遂古以來篇章簡籍下至僻書外載凡引逸書之文者搜羅攝括而無一言一字之或遺能融會貫通而使出于一如此雖謂之至聖可也而謂王肅皇甫謐梅賾能爲之耶

儒林傳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

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扶風杜林
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
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案庸生之名僅見于此不列胡常以下足證
璜惲等傳次授受之不可信然賈逵之父受
學于塗惲逵又受杜林尚書實爲歼互雜稽
此段前列安國以下後另敘杜林以下至于
馬鄭總云古文尚書遂顯于世其爲安國古

文耶其爲杜林古文耶大約安國古文傳于其家實未出見于世而劉歆校定之古文三十三篇與杜林漆書古文必已參合爲一如劉陶刪定中文之比故後漢儒林傳傳古文者又有尹敏蓋豫周防丁鴻楊倫其他傳中又有孫期劉祐張楷孔喬周磐諸人竹垞朱氏謂此諸人與杜林皆漆書不本于安國蓋杜賈既皆貴盛其時傳劉歆校定三十三篇

古文者亦從而附于杜林漆書故自明章以下所謂傳古文者大抵皆杜林一派而亦自謂出于安國蓋以賈逵之受學于塗惲故耳許愼說文自序云書取孔氏而書中所引皆二十八篇之文蓋亦杜林古文愼誤以爲孔氏耳

三國志王朗傳朗東海人子肅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解列于學官

隋書經籍志馬融注尚書十一卷鄭玄注尚書九卷王肅注尚書十一卷後漢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書卷首疏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

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案此語殊欠別白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水經注引鄭志張逸問贊云棘下生何時人鄭荅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尙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

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案此言亦未確）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案鄭實作柳谷虞仲翔反以作昧谷斥鄭仲翔誤也）心腹腎腸曰優賢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案鄭題曰古文

夏侯等爲今文故有宅嵎鐵諸異然不應夏侯
等反同于今孔氏古文內惟椓黥爲劓剠微異
然音義亦不相遠竊謂夏侯等學亡于永嘉孔
氏作疏時己無從質對此段所言恐不無訛謬
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
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傳
淸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
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
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
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

說絕無傳者
案此段正義甚涉模糊蓋第据鄭氏書贊謂
康成實承孔學考其篇次經字又多別異故
疑而不決不知鄭氏上推安國者以賈逵嘗
得塗惲之傳據前漢書謂塗惲實出安國耳
其實康成所注之賈馬本即杜林得之西州
之本而康成不察也康成自謂出于安國故
第言衞賈馬而不及杜林于是古文之外又

別出古文而紛紛之辨幾至于不可詰矣
又案鄭氏尚書之學至東晉漸衰南北乖分
鄭學但行于河洛至隋始微然其注唐世猶
存据舊唐書言孔穎達初明鄭氏尚書嘗舉
疑義以難劉焯蓋學衰于隋唐之際而注亡
于唐宋之間

# 後跋

謹案 先王父尚書傳授同異考迺箸尚書通義時所撰歿後遺槀向藏杭州丁氏其羣從未以相聞故不克假刋及丁氏書入江南圖書館於善本書目外復編八千卷樓書目行世始於經部書類見列是考槀本一卷歲戊辰春屬秣陵友人就圖書館傳鈔斜上旁行整比匪易爰睎胡君綏之寫定成袠并敘作考之大意冠於

尙書通義殘卷之首刋成志其緣起如右已巳
九秋孫男章𢿱跋